



父亲的 庄稼

□洛水

乡村的秋，是属于父亲的。在那片田野里，父亲是庄稼的国王。

我一手扶腰，一手拄着镰刀，望着父亲在庄稼地里“冲锋陷阵”，在我面前桀骜不驯的庄稼，在父亲手里竟不堪一击。我不明白，我健壮的体魄，为何跟不上父亲干瘦的身躯？就像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的年龄，在这片田野上，我从来就追不上父亲。

我艰难地松开握住镰刀的手，一掌心的水泡，疼痛比庄稼还坚硬，随着汗水流窜。我喊父亲歇息，他站住，手在脸上抹一抹，一粒粒汗珠，被阳光镀上金色，像玉米，像大豆，从指间一跃而出。父亲笑笑说，不累，你歇吧。

那一刻，我惊奇地发现，父亲的眼神里，竟栖息着诗意。

秋天距离我很远，距离父亲很近。我和秋天的距离，或许也是我与父亲的距离，连接我们的桥梁，不知何时荒芜了。

干不了重活，我只能挑些轻活做。父亲让我收拾漏收的庄稼。可他收割得太用心，很少有“漏网之鱼”，这让我显得有些游手好闲，与田野里的氛围格格不入。

父亲说，你回吧，把院里的玉米摊开晒晒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像童年时那样溜之大吉，但这次，我没有了雀跃，只感觉自己像个逃兵。在父亲面前，我还是个孩子；在父亲的秋天里，我依然不能给他帮助。

父亲在干我做过的活，他显然对我不放心，担心庄稼遗失在田地里。父亲的腿关节不好，这让他蹲的姿势格外别扭，近似于跪拜。我在他身边蹲下。父亲诧异地看看我，目光很快躲到掌心的豆粒上：每一株庄稼都要回家，哪怕一颗豆粒，也不能丢下它不管。

我没责备父亲，忽然明白了，一颗颗豆粒就和我一样，在父亲眼里是那么重要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跪拜在田地里，一粒一粒地捡回那些被遗落的黄豆，捡回迷途的自己。

庄稼一茬压着一茬，父亲的劳作一茬压着一茬。庄稼收割了，接着是晾晒、打磨，颗粒归仓。这时还不能松气，要整理田地，施肥犁耙，把下一年的收获和劳作提前播下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父亲和父亲的父亲一样，在这片田野里，收割自己的一生。

秋收后的田野，空旷而寂寥。远远地，我看见父亲像一株庄稼，站在土地中央。我走到父亲跟前，喊他回家。父亲看我一眼，淡淡地说，我只是看看，太孤单了！我不知说什么，我不清楚孤单的是父亲，还是秋天。

父亲指指脚下，又指指村庄，对我说：这里，就这里，我老后，把我埋在这里，这样，既能看见你们，又能陪陪庄稼。你这么不济，我要帮你打理打理……

我再也听不下去。泪眼婆娑中，我看见父亲变成一株庄稼，撑起了整个秋天。

秋天，父亲是田里最后一株庄稼。

秋染青天河

□梁凌

如果非要用一个动词来描述青天河的美，我想，那就是“染”了。

爱极了这个“染”字。是司花神打翻了染料盒吧？花花绿绿的色彩，似从高空“哗哗”地倒下来，于是，叶红了，叶黄了，芦花白了，水更绿了……

我们的船，像一把大剪刀，在色彩斑斓的水面划过，把一幅大大的油画剪开又复合。船下，是三千琉璃色——大泉湖，它的水，原是可以喝的。想想，在这一汪泉水上行舟，是何等奢华……

那天早上，和博爱县的女县长在一起吃饭，她说，她从小就在这座山里长大。那时，山比现在还青，山上的灌木郁郁葱葱，山下家家养蚕，缫丝，出产的丝绸，比杭州的还细软；姑娘们绣的花，比苏绣还漂亮。一簇簇竹林，一道道溪流，“两面环山三面水，一川山色一畦田”，这里被称为北方的江南。

这片江南，好比博爱县的“心脏”，被深深地埋藏。

我们来时，见黄土扑面，满山低矮的灌木，岩石斑驳地裸露着，心想，北方的山水，大抵如此吧……

谁想，转过一道道山岭，山色越来越秀，再看到这一汪绿水，竟如跌入了画境。

水涓山脚，遇到一只猴子，坦露着肚皮，在石头上晒太阳。听到我们的惊叫，猴子被吵醒，向这边瞟一眼，似在说：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……”又旁若无人地睡去。这个地方，它们是主人，我们只是不和谐的闯入者。

有时候，人类自以为很高贵，其实在大自然面前，我们和一只猴子、一朵花、一棵树，又有什么不同？都是天地间的生物而已。

两岸山色绚丽，红的，黄的，绿的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夹着一汪碧水。我们站在甲板上，在大呼小叫中接近终点，进入了东峡、西峡。

东峡也很美，美得野。可我更喜欢西峡，有一种灵气。

有时候，这山与那山，这水与那水，是有着微妙差异的，就像人与人的不同。

大泉湖的水，静好如玉；而西峡的水，则活泼灵动，涨满了激情，像我们年轻时的样子，永远伸展着手臂，奔跑在路上。

一棵棵水草，在水底温顺地伏着，被水流梳理着，向同一方向伸展。

芦花白了，菊花黄了，黄栌的叶子红了，一群群野鸭在绿水间嬉戏，它们不看我，我却盯着它们发呆。同去的花花妹妹说，如果有来生，情愿做这河里的只鸭，或者山间的一棵树。我笑，其实，我不亦愿如此吗？

西峡的灵气，不仅在水，还在山，在佛。这两边的山叫二空山。释家说，四大皆空。这里的山，原是空的，缘于空，所以灵，一尊大佛，栩栩如生，端坐山间。

我们到达时，正遇两位僧人在佛对面的空地上立了香炉，为人祈福消灾。年轻的僧人指着山说，你看啊，那是佛的手，佛的足。佛的腰间，是北魏的摩崖石刻，距今1500年了……

因为远，石刻上的字看不到，他就指着身边的拓片叫我们看。拓片上文字模糊，是流年逝去的痕迹。在光阴面前，人是多么渺小，千年以后，这块石仍在，可是我们，早已不知消融于哪片泥土。想起这些，未免有些悲凉，我们的人生，是不是像烛火？短暂，所以，请珍惜。

红薯成熟的季节

□韦忠民

小时候，我跟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。红薯成熟的季节，四面八方的亲戚，会陆续地用挎篓背、担子挑或者架子车拉，将红薯送到我家。

有了红薯，我能胖许多。奶奶总是这样说。

我最开心的是跟着大人去“倒”红薯，有的地方叫“遛”红薯。一般住在川里的人家种的是水浇地，不适合种红薯，而塬上适合种红薯，大片大片的都是。往往在红薯大面积收获后，川里的人会背个挎篓，拿着锄头或铁锹到塬上已经挖过的红薯地里重新翻一遍。究竟是“倒”还是“盗”，我一直没弄清楚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“盗”，有点儿说不通，因为这时红薯已经被主人收过了，我们仅仅是在人家挖过的地里再翻挖一遍而已。碰到被遗漏的红薯，谁挖出来就算谁的，有时运气好了，一晌可以挖一挎篓。

红薯成熟的季节，也是塬上同学扬眉吐气的时候。这些同学平时家里没有别的收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有了红薯，可让川里的学生羡慕死，大兜大兜的吃不完，可以弥补细粮的不足。那时学校提倡勤工办学，号召学生上缴一些东西，然后学校拿去换钱，用以改善办学条件。川里的学生大都缴些烂铜废铁、废书报之类的，而塬上的同学则有红薯可缴。一般由家长用架子车拉来，交得多的可以免除部分或者全部学费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校长在高音喇叭里吆喝“重大新闻”：某某同学交了两架子车红薯，最大的一个有5斤6两重。周边老百姓和学生都来围观，那阵势，简直跟看大戏差不多。

我家的亲戚，在红薯收获后手里慢慢就有了钱。红薯可以直接卖钱，可以做淀粉，可以加工成粉条。吃不完的红薯切成片晒干，粉碎了喂家禽或牲口，也可以贮藏在窖里，能吃到春天。

红薯蒸着吃，是最常见的吃法。蒸熟的红薯有甜心的、有干心的。甜心的软，干心的面，和板栗一样，要是吃快了还会被噎住呢。还有就是将红薯煮在稀饭里，不仅红薯甜，连稀饭也甜丝丝的。再就是烤着吃了，这是最诱人、最香的一种吃法。小时候，奶奶总是把红薯洗净后绕着煤炉放一圈，上面用瓷盆盖住，不一会儿，整个窑洞里弥漫的都是红薯香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几个小伙伴拾点柴火在路边生一堆火，然后把从家里拿的红薯扔到里面。大家先是烤火，等火慢慢小了，剩下灰烬的时候，红薯便烤熟了。这时我们都等不及了，看谁扒拉得快，个个被烫得呲牙咧嘴还在吸溜着吃，脸蛋上，嘴边黑乎乎的，可花哨了。

我小时候最渴望的是塬上亲戚家晒的小红薯。那一般是磨粉用不着、留种用不上而剩下的，在笼里蒸熟后，用针线穿起来挂在窑洞口或者崖边，经过一段时间风干后，红薯变小了，如葡萄干一样，筋道而耐嚼。

一般亲戚送的都是个儿比较大的红薯，没有那种“袖珍”红薯，但奶奶架不住我吵闹，将军里挑“瘸子”，或者把蒸好的红薯晾干切成片，然后用针线穿起来挂在窑洞前的枣树上。这样，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可以吃上筋道香甜的红薯干了。

而过年的时候，我最盼望的是奶奶炸红薯丸子。

先把蒸好的红薯趁热去皮，用手团成薯泥，与和好的面团揉在一起，加入适量白糖，然后擀成长条，切成枣子大小，用手团圆，再下油锅炸。不一会儿，色泽金灿灿、外酥里软、香甜适口的红薯丸子就做好了。经常是红薯丸子一做好，我就当饭吃了，等快吃完的时候，才想起来一个一个地品尝。等我饿了要求再做红薯丸子时，奶奶会变魔术似的拿出一些来。原来是奶奶在红薯丸子炸熟的时候，趁我不注意，藏了一些放到一边！